

老子

许啸天
著



老子道德經

据群学社1930年版影印

老子

许啸天

中国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通县长陵营印刷厂

787×1092 1/32 印张：14.25

1988年5月第1版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15 000

定价：3.50元

老
子
概
論

老子概論

許嘯天

一

未說老子以前，我們先要問：子是什麼？照論語皇疏孝經釋文說：「古者稱師爲子。」又是古代對於普通男子的美稱。我們常在古文上看見「吾子」二字；這個子字，大概好

似今人的稱先生。墨經裏面常有稱「子墨子」的；大概上一子字，是弟子對於他自己先生的專稱，就是說「我們先生墨先生」。但深刻一點說，又可以把子字代作家字一般解說；沒有專門學識獨立見界的，不可以稱家。江皞讀子扈言說：

「古人著書，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成一家言，而後可以名之曰子書。」

這又是何等的尊嚴？但是自來可稱爲子的，大概是一種學派。好似今日西洋的「浪漫派」，「自然哲學派」，「中國的一姚江學派」，「桐城派」，「陽湖派」。所謂派者，必是表示他學問或思想的一種統系，或一種特性；而所以成此統系成此特性的，當然是要經過許多人改正補充發明的。雖祇一個人，而完成的却有多數人。所以孫星衍說：「凡稱子書，多非自著。」大都是他弟子記錄師說，而加以補充；或是這一派思想的總集。近人寫經子解題也說：

「集爲一人之著述，其學術初不專於一家；子爲一家之學術，其著述亦不由於一人。」

我們看看自來中國的子書，在中國全部學術上的地位怎麼樣？子書又稱爲丙部，經類是甲部，史類是乙部，子類是丙部，集類是丁部。但在荀勗，又稱六藝小說是甲部，諸子兵書術數是乙部，史記是丙部，詩賦圖譜汲冢周書是丁部，劉歆爲校中秘書，分天下圖書，共爲七類——七略——第一類，是輯略；——是選輯目錄大綱，是一種讀書工具的书——第二類，是六藝略；第三類，是諸子略；第四類，是詩賦略；第五類，是兵書略；第六類，是術數略；第七類，是方技略。漢書藝文志又支配爲六略，刪去劉歆的輯略一類。王儉分爲七志：一是經典史記，二是諸子，三是文翰，四是軍書，五是陰陽，六是術藝，七是圖譜。阮孝緒便分爲七錄：一經典，二紀傳，三子兵，四文集，五技術，六佛七道。直到唐朝，纔分爲「經」「史」「子」「集」四庫。甲部經類，十一種；乙部史類，十三種；丙部子類，十七種；丁部集類，三種。宋代又分爲六閣：第一閣經，第二閣史，第三閣子，第四閣集，第五閣天文，第六閣圖書。以爲元清三朝，仍分「經」「史」「子」「集」四庫。依乾隆四庫全書目錄：經部十種；史部十五種；子部十四種；集部十種；而子書却永遠佔據歷代文化的地位。

我們再看看自來中國子書自身的分析怎麼樣？最初論到諸子家數的書，共有四種：第一種是莊子天下篇中所論列的，有彭蒙田駢慎到墨翟禽滑釐老聃惠施公孫龍數人；第二種便是荀子的非十二子；第三種便是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指——儒道名墨法陰陽六家——第四種便是淮南要略的二十篇。這都是沒有統系的零星記錄，偶然見諸子姓名者要有具體的分列，各以類從的，便是創始在劉歆的「九流」。如何是九流？便是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陰陽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縱橫家者流，雜家者流，農家者流；而小說家却在九流以外。因劉歆說：「其可觀者九家而已。」所以稱九家。到唐朝又分為十七家：是儒家，道家，釋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天文家，歷算家，兵家，五行家，藝術家，類書家——目錄之學——明堂經脈家——醫術——依四庫全書子部，便又分為十四家：是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家，術數家，藝術家，譜錄家，雜家，類書家，小說家，釋家，道家——神仙修養的方法。

照這樣分類方法，不但是門戶不清，性質不明；且所謂「卓然成一家言」的意義，也

完全失去了。這祇因時至中古，那科學方法漸漸發生；如農家醫家天文算法家等，都該歸納在科學方面，而藝術又當獨立成一類。此外陰陽五行名與縱橫，都不能成家的。因為他們都是巧說豪奪，虛偽迷信，竊取功名於一時。——司馬談說：「苛察繳繞。」——於社會文化思想學問非但得不到他一點的幫助，反因他而影響於人心，得到愚妄的結果，早該在打倒之列！總括起來說：中國思想界，可以自成一家的，祇有「道」、「儒」、「墨」、「三家」。而釋家又為中古時代外來的思想，與中國固有的儒道思想相溶合的產兒，依傍門戶，支離割裂，不能證實的玄談，我們竟可以不去睬他！

從來說諸子思想的來源，却有兩種主張：一是說諸子出於王官；一是說諸子思想是時代的產兒。——王官，如同今日政府中各部總長。——主張第一說的，有漢書藝文志

——七略——說：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史官；陰陽家，義和之官；法家，理官；名家，禮官；墨家，清廟之守；——如今日的教育總長——縱橫家，行人之官；雜家，議官；農家，農稷之官；小

說家稗官

而主張第二說的，有淮南要略說：

諸子之學，皆起於救世之弊，應時而興；故有殷周之爭，而太公之陰謀生；有周公之遺風，而儒者之學興；有儒學之敝，禮文之煩擾，而後墨者之教起；有齊國之地勢，桓公之霸業，而後管子之書作；有戰國之兵禍，而後縱橫脩短之術出；有韓國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後相謬——而後申子刑名之書生；有秦孝公之圖治，而後商鞅之法興。

這都是拿歷史事實來證明的，比較的可信。古代所謂王官，便是如今的胥吏，祇懂得幾種官樣文章，和刻板的例規。秦始皇焚書坑儒，從此以吏爲師；那班「學而優則仕」所學的，無非是那一陳小變的條例官書，決不能產生諸子如許精深的思想。近人章太炎說：

古之學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時，百姓當家，則務農商畜牧，無所謂學問也。其學者，不得不給事官府，爲之胥徒……說文「仕學也」，猶今之學習行走。是故非仕無學，

非學無仕。

照這樣說，既是「無所爲學問」，既是「給事官府」，既是「學習行走」，這是何等粗淺的東西？直是「學術門」而已，何用爲此精深而高超的諸子思想？太炎先生所說的學者，與夫藝文志所說的諸子出於王官，適成其爲「仕」的學，與道墨儒各家思想的產生，是根本不相關的。從來政府專以愚民爲事，莫說講究無治的天道，便是自治的人道，他也不願給人民知道。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的話，所以被數千年專制帝王所利用，而適成其爲吃太牢的「大成至聖先師」了！

「新故相反，前後相謬」，這正是所謂政法家慣弄的手段。他一方面摧殘羣衆活力，完成他的國家主義；一方面充野心家的走狗，不卹犧牲多數人的福利，以完成少數人的富貴。這用反手爲雲，覆手爲雨的狡滑手段，既無學理，又無思想，更無人心！百姓祇求和平，被政法家翻弄得不和平；回過身來，反將這不安分的罪名，陷誣在百姓身上。他這相反相謬的罪惡，到何等程度了？秦孝公驅數千萬生靈，而圖一己的安榮；却使商鞅立嚴法去治

百姓，這不但是非學，簡直是非法——因他是不合天道之自然而違反羣治真理的。

歸納起來說：凡是可稱為子，可稱為思想的，都是受時代環境的驅迫，而求最合羣理，有綿密深邃的組織方法，纔成為思想，而可以垂之久遠。不但陰陽，縱橫，農，雜，小說，不成其為思想；而名，法，更不成其為家。

二

中國數千年來學者，大都不能認清「子」字的界說。我們一看子部目錄，見他門類之多，性質之雜，從這一點，可以知道中國最寶貴的諸子學藝，到今日還不能整理出一個頭緒來而享用他。其實，諸子何得有如許派別？孟子說：「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這很顯明的可以看出當時哲學派別，祇有「道」「墨」「儒」三家罷了。——楊是道家。

這三家中，我們今日根據他思想寄託範圍的大小，與夫思想進展的自然統系，當然

要推道家思想發生得最早。道是說自然的天道；又類乎希臘哲學的宇宙論，或自然哲學——哲學當分爲三個統系：自然哲學，以自然爲對象（研究天地內外一切有生物無生物有形質的無形質的超大地生死的一個最初唯一的自然原則）；精神哲學，以人類精神爲對象；宗教哲學，以人格的神爲對象。拿中國的學派來歸納：則自然哲學屬於老子；精神哲學屬於孔子；宗教哲學屬於釋迦牟尼——自然哲學所討論的範圍，便是在研究最初的唯一的真理。如世界之起原，歷史的運命，又如生命秩序的根原；這種學問，在西洋又稱爲「形而上學」，與所謂「本體論」對舉，便是研究每個實在爲物質的抑精神的！宇宙論，便是討論宇宙是否由獨立自存之多數個體集合以成？又萬有是否是一體？而部分與全體間有無不可相離的關係？——這名辭，是德國哲學家華爾富創造出來的。

人類每天與大自然相接觸，便對於大自然發生一種懷疑；他急欲體會出一條天人共通唯一的原理來，這便是哲學思想所以產生自然的步驟。這最初的哲學思想，中國的道家，實在是足以當之而無愧。近人梁啓超說：

「道家信自然力萬能，而且至善；以一涉人工，便損自然之樸。」

其實他不但不要人工，他還不信有天工。因為天地也是受大自然的驅迫，而不自主的在那裏不停的工作。這大自然是什麼，便是萬能的天道。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的存在，不但在人類未生以前，且在天地未生以前；拿人道去比較天道，真是藐乎小哉！——反過來說，人道便是天道。——所以人當服從大自然，決不能自作主張。莊子說：

「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這個比例，還是不稱。

因為這樣，人祇能聽天地主宰，不能主宰天地。今日科學家的口號「科學萬能」，這真是說夢話！我試問：天地間倘本來沒有這個物，沒有這個理，你科學家縱是萬能，却依據什麼去發明？再進一層說：天地若不予吾人以能，那天地間雖有物，雖有理，我們也無法發明。再澈底說：天地間無限的物與理，拿我們有限的人的壽命，與力量，果然能樣樣去發明他嗎？便是現在所發明的，果然是真的嗎？是終古不壞不失敗的嗎？——這都不是我們人

類的力量所能知能行的。

漢書藝文志稱「道家者流」是包括一切道家思想的學者——史記說「言道家之用」則專稱老子。——道家思想，可分爲二派：第一，是消極中的積極派。人受天道自然勢力的支配，當然不能自作主張；但在自然勢力可能的範圍以內，自強不息的去適應天道，這便是消極中的積極。第二，是消極中的消極派。人既是一切有道的使命，除服從自然的使命以外，便無可主張，祇須一味委心任運的去服從天道罷了。第一派的中心人物，便是老子；第二派的中心人物，便是莊子。後世因爲要延長道家的歷史，抬高老子的地位，便常常將黃老並稱。——漢曹參，荐蓋公，講黃老修養之法於文帝；從此黃老兩個名辭相連。——在當時假借黃帝，原是託古的意思；但老子的道，從此便遮蔽上一層神仙迷信的障礙，真是「愛之反以害之」。

至於老子的歷史，我們如今在古書中找，比較有統系的，便是史記中的一段；但因這一篇列傳，便又起了兩種爭執：一是老子的時代問題；一是老子的生死問題。——史記記

老子的身世既不詳，又有許多疑惑的口氣，愈是足以引起後人的爭執。

時代問題，又有兩種說法：一是說老子生在孔子以前；一是說老子生在孔子以後。我們今日研究老子思想的，爲什麼要研究他生存的時代？這當然是因思想以時代爲背景的，又因要找出儒家道家思想的因果來；天道思想的產生，與倫理思想的產生，依思想自然發展的推論，究竟何種思想應產生在何種思想以前？這都有深刻的關係的。

如今先說主張老子先孔子生的一派話：

孔子世家：「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史記

曾子問：「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恆，日有食之。』」——禮記

莊子：「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往見老聃。」「孔子南之沛，見老聃。」「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

清人閻若璩，根據「日食」二字，推算魯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巳時，日食；斷定孔子適周，見老子，在照公二十四年，孔子年三十四歲。但是昭公三十一年，也有一

次日食孔子入周所見的日食，不知是那裏一次。

胡適說：「大概孔子見老子在三十四歲——孔子三十四歲，爲西歷紀元前五一年——與四十一歲之間——因孔子四十歲，爲定公五年，合西歷紀元前五一年，亦有一次日食——老子比孔子至多不過大二十歲，老子當生於周靈王初年，當西歷紀元前五七〇年左右。」

經子解題亦說：「今觀老子書，其體甚古——全體多作三四言韻語，乃未有散文前之韻文。」——般時女權實已不盛，老子全書，皆稱頌女權，可見其學必始於般前。禮記祭法，嚴父配天，實始於禹；則夏時男權已盛，老子之學，必始五帝時矣。蓋舊有此說，至老子乃誦出其文也。」——這番話，把老子的時代愈說逾遠了。但他能從母系制度，看出道家思想創立的最古時代，真見人所不見的地方。老子書中，尚無男女的稱呼，祇有牝牡雌雄母等名稱；如「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而貴食母，」「可以爲天下母，」「知其雄，守其雌，」「牝常以靜勝牡」等句。